

美育乡村 以美润心
泉州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

主办单位
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泉州晚报社

投稿邮箱:meiyuxiangcun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美育乡村 以美润心”泉州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,欢迎400万像素以上的配文照片、3分钟以内短视频)

八月的风,轻抚蔗潭溪畔。蔗潭溪如同许多原始的溪流一般,水流清澈、碧波荡漾,两岸青草蔓蔓,风过时,水韵悠长。

壮观的曲江渡槽屹立在蔗潭溪上。渡槽千米,横跨溪流,采用U形钢丝网薄壳槽结构,石条砌成。渡槽的每一块石头方方正正、相互重叠、紧挨密靠。当年,它们借着惠安女宽厚的肩膀一块一块往上垒,垒到二十米的高度,可以俯瞰村庄田野,也可远眺一涌而出的水库水流。

从空中望去,渡槽就如一列火车横渡田野与绿水间。桥身的石板路,是单车、电动车行走的通道;护栏洁净,随你安然坐赏;栏下石阶层层,白花花的流水漫过,阶梯式倾泻而下。

渡槽曾肩负着为惠东农田灌溉的重任,滚滚水流在其间川流不息。而今,农业技术革新,喷灌、滴灌等现代技术高效快捷,渡槽功成身退,却成为一道静候时光的风景。

今日的湖埭头,漫山遍野的稻谷熟透了,颗粒饱满。稻穗隐在剑叶下,却藏不住那漫山遍野的金黄。剑叶是稻谷最重要的叶子,它如一把剑直指苍穹,护着身下沉甸甸的谷穗。风来时,它挺着身子挡住了;雨落时,它弯下腰护住了;

八月湖埭头 遍地稻米香

□陈瑞芬



丰收的湖埭头(吴培芳摄)

阳光倾泻时,它尽收囊中。

田野那头,小小的戏台依田园村庄而建,台柱下清水潺潺。收割机缓缓驶入丰收的田野,经过的风把戏台的帷幔晃动了一下。只有这片原野最清楚,锣鼓声响戏唱起时,围观的一半是观众,一半是稻粱。

我攥住一把谷穗,一种叫丰收的喜悦悄悄触碰到我的心房。我把谷穗轻轻放在湖埭头村红色文化广场的石栏上。石栏新砌,显得更是洁白,跟惠安暴动筹备会旧址、苏维埃政府成立遗址、进金支部旧址等几个旧址石条的颜色大不相同,而脚下泛红的石头,都是年深日久的存在。

我攀上通往小阁楼的木梯,探头望去。阁楼曾是地下党工作的秘密基地,楼顶隐蔽而安全,可以在这里读书、学习、擦枪、磨刀、交接情报。西面阁楼的墙上挂着一面党旗,一颗手榴弹静静地立在桌上,阁楼的油灯默默地亮着。东面阁楼还保留着地下工作者的床、衣服,阁楼通往后轩暗房的小门虚掩着,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一块大木板把厅堂和后轩隔成两个空间,后轩应是小书斋。墙上挂着恩格斯、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,这里曾是湖埭头共产党员宣誓的圣地。在纪念馆里,传单、标语、画像、油灯、手榴弹、枪支等物件都保留着历史的痕迹。它们无声地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的故事。

听说要建纪念馆,村民们纷纷将家中珍藏的物件捐出,这些物件沾染了惠安暴动失败后湖埭头村惨遭三年围剿的黑暗气息。那三年里,湖埭头村超过

百分之七十的人家遭受过围攻和洗劫,村无宁日。

翻开那页沉重的历史,字字句句都浸透着血与泪。

在稻香弥漫的田野另一头,矗立着湖埭头苏维埃政府纪念馆、苏维埃政府纪念馆以及辛进金烈士纪念馆。湖埭头的土地应残存着那段记忆,也曾在那些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夜不成寐,并且用自己的躯体抵挡过拳脚、子弹和菜刀。

夜幕时分,蔗潭溪畔的休闲漫道上、风雨亭边,常见漫步的村民。他们赤足踏上鹅卵石,感受自然的气息,不远处,收工的收割机正缓缓往家的方向开去。

此时落日余晖洒落,金黄的百亩稻田、沐浴着晚霞的渡槽水桥与溪景,在暮色里连为一体,远近相宜。渡槽旁,心怀远方的人面向蔗潭溪,背靠万亩稻香,心中满是宁静与希望。

乡村名片 湖埭头村

地处惠安县东岭镇西南侧,是全县唯一曾建立村级苏维埃政府的革命老区村,现维修建设了湖埭头苏维埃政府纪念馆等革命遗址纪念馆(室)。获评老区精神教育基地、省离退休干部党员传承红色基因学习教育基地,省关心下一代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基地,市、县党史学习教育基地,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。



扫描二维码
欣赏更多征文活动作品



最慢的步伐不是跬步,而是徘徊;最快的脚步不是冲刺,而是坚持。



依垣成帷青如玉

□姚鸣琪

古城里一草一木都自有情趣,就连攀爬在墙垣断壁上的各种藤蔓,也都是副副垂挂着的诗情画意。一墙墙的爬藤我叫不出名字,长得像小时候常见的“爬山虎”,但它们更像是红墙红瓦燕尾脊里的一尾尾卧龙。随着城里的老院子破墙头越来越少,“卧龙”也越来越少。因此,每当遇上一墙爬藤时,我都会多看一眼,多加注意后,还真被我看出了一点与众不同:有一种“卧龙”它会结果子,果子还挺大挺好看。

这种植物好像比较喜欢匍匐在旧庭院的土壤上,枝条不像藤,没有很多的根须,叶子长椭圆形,长得很浓密,爬满墙头的时候和其他爬藤相比,它不算特别出众。结的果子形状像小梨子,但是脐部不似梨那样的弧形,而是平坦的;外皮随着不断成熟逐渐从浅绿色到深绿色,或者说是“翠”,很有质感的颜色。正是被它的果子所吸引,我就想多了解了解它。

当我向父亲描述一番后,他说这植物的名字叫“乒抛”,这果子有个特别之处就是能做“果冻”。我的第一反应是:好土的名字,有方言特色。接着就是疑惑:能做果冻?在我的印象里,闽南地区的“果冻”排第一的是石花膏,原料来自海石花,第二是仙草冻,来自田野里的仙草。这“乒抛”能做果冻鲜有人懂,许是被前面二者的风头给遮盖了吧?老家在川渝的朋友听了我的叙述,她立刻就明白了,在他们那儿叫“冰粉果”,能做“冰粉”。川渝一带夏天经常做这玩意儿:把雌花果内的籽(瘦果)和肉掏出来,稍微浸泡后包在纱布里,放清水里不断揉捏挤压,把果肉里的胶质挤出,静置凝固成冻。而邻市漳州长泰的友人告诉我,他们也做这种果冻,他们把这种果子称作“爱玉”。同样是讲闽南话,叫法却不一样。而鲁迅先生则在《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也写过:“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,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”,由此可知在浙江一带它又叫木莲。这就有意思了,各个地方叫法不同,而且一个比一个好听。

经过一番搜寻总算找到它的“真名”时,我不禁失声惊叹,原来它在文化史上是很有名气的呢,叫“薛荔”!“若有人兮山之阿,被薛荔兮带女萝”这句诗熟悉吧?“采薛荔兮水中,后来芙蓉兮木末”,屈原最喜欢用它了。还有后来的白居易、孟郊、卢纶等等太多诗人都提到过它。真是“有眼不识薛荔”啊!而它的真实身份也不是藤,是桑科榕属,常绿攀缘性灌木,和无花果还是近亲,难怪果实和无花果很像呢。

在古代文人的眼里,薛荔的枝叶另有深意,“薛荔衣”从最初作为神仙精灵的衣饰演化为古代隐者的服装,是他们内心与尘世的一道屏障。俗人如我只能在古诗词里欣赏一下薛荔衣。我摘了两个爱玉子放在书房,期望可以为此时的心境添几分凉爽之意。

食事

鸡卷

□蔡景典

往北京参加散文年会,特地去拜访一位文艺评论家曾老师。他是咱厝人,20世纪70年代初就定居京城,带上什么特产呢?心中毫不犹豫,捎上一盒地道铁观音,还有一大早到菜市排队买了二十条刚出蒸笼的鸡卷。出发前,按师傅的交代做好包装。

曾老师说想到我可能会带茶叶,因为这是泉州人出门访友的习惯,但想不到还会有古早味的鸡卷,这是满满的闽南乡愁味道。他乐呵呵,一边忙着泡茶,一边谈要如何炸鸡卷吃。

把鸡卷当作伴手礼是我的首选,这是把对方当成自家人一般,有家的归属,不显客套。况且,这是我最爱吃的美食之一。出门聚餐,我只关心有没有点这一道菜,其他的海鲜河货则均可忽略不看。

第一次把鸡卷当作礼物是多年前去福州拜访我以上班公司的老总。他是一位儒商,手头拥有十几家公司,我上班时对我特别关心,带什么东西当伴手礼呢,一开始我有点纠结。思索中,想起有一次出去吃饭他点过鸡卷,便有了灵感。“你竟然还记得我喜欢吃泉州鸡卷!”老总笑笑

说。就这样,一二十条鸡卷,和几箱朋友家手工制作的米粉,我得到了赞许。

鸡卷,原来是可以当礼送的,价不贵,礼不俗。这老泉州的味道,蕴含着质朴的情感。

在闽南,鸡卷是人皆喜爱的美味,也是家宴必备,佳节桌上供奉的那盘鸡卷自然也不可或缺。

以前的宴席第一道上来的菜就是鸡卷:金黄酥脆的皮、香嫩可口的馅、鲜绿的茼蒿、甜红的辣酱。做客的母亲或阿嬷这时会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动作,悄无声息地掏出干净的“手巾仔”,把鸡卷连同茼蒿包回家给孩子吃。数十年过去了,儿时唇舌生津的感觉还在,那温馨的味道成了许多人记忆的烙印。

尤其是过年过节,年味是从做鸡卷开始飘起来的。挑上好的五花肉,切片、剁碎,这是香嫩的根。葱白压扁、切碎,这是起味的源头。荸荠切丁,这是口感的灵魂。统统放入大脸盆,加上几个鸡蛋,若干碎豆腐、些许蕃薯粉,拌入五香等佐料,开始抓搅起来。这力度得凭经验,轻了不均匀,重了又会使食物过硬。清香随之飘逸起来,诱人垂涎。铺上豆皮,轻轻包卷成条。正宗古早味的鸡卷则是用猪油网纱做皮的,这样才会更入味。



(CFP图)

葱尾在蒸笼内铺了个绿色的底,包好的鸡卷整齐排上。随着水温升高,一股热气淡香从蒸笼四边溢出,一二十分钟后即可食用。或者过后斜切成片再下油锅炸一炸,换个不一样的口感,这一款是更多人尝到的味道。清蒸的嫩可吞舌,油炸的脆而不腻。

鸡卷里没有鸡肉,只是模样像鸡脖子。有人说原来叫“多卷”,是厨师师傅把多出来的菜头菜尾剁碎卷起来做成的。“多”与“鸡”闽南话谐音。《满汉全席》说是“瓜卷”:最早的皮是黄瓜去肉腌制的,将馅料卷包条状蒸或炸而成。“瓜”与“鸡”闽南话也谐音。也有直接叫“五香卷”的,因为有五香味。我却认为鸡卷和五香卷有小区别:鸡卷是大条的,五香卷是小条的。

馅料不问出处,好吃就是。这不,南洋的亲戚前阵子回来,又陪他们去西街开元巷巷口老地方吃鸡卷,这个摊点以前就去过好几次。“吃遍五湖四海,最难忘的就是咱厝的味道。”老番客依然是念念不忘,吃完照样向店家买了二三十条带去南洋。

在我心中,这鸡卷,当然是最具乡愁的伴手礼!



诗语

入梦

□叶燕兰

记不得从哪看来一个说法
说梦是相互的
梦见一个人,是那个人
也想跨越这梦中的山长水阔
来看一看你

因此我又惊喜
为有一阵子做梦,总梦见爷爷
坐在廊檐下
反复翻一张崭新的报纸
凑近一看,都是一些生前的旧闻

因此我又喜又悲
为一段时间以后,再也不曾摸到爷爷
越来越瘦
坐在我的梦中
伸手亲切喊我小名

回首

弓蕉

□赵郭峰

读小学那阵子,我很喜欢站在老家的后山坡上,放眼望去,周边上上下下的龙眼树、荔枝树、芭乐树,以及翠绿的蕉园,让心情都放松了下来。

弓蕉,学名香蕉,叶片巨大,通常长到一两米高,有的长势特别旺盛可以长到三米多,遍布闽南乡间的房前屋后。闽南一带是亚热带季风气候,温暖湿润的环境适宜生产,加之弓蕉生命力极强,过不了半年,一株弓蕉幼苗便能如盖如伞,撑起一片阴凉。

印象中,那时候一把雨伞也是稀缺品,加上我也贪玩,经常面临无伞的困境,其他小伙伴大多如此。于是,大家经常灵机一动,各自到蕉园制作一把蕉伞,或大或小、奇形怪状,然后大家欢天喜地,顶着蕉伞,来回奔跑在家校的路上,尴尬且快乐地度过雨季。那把把蕉伞,在我们心里,感觉竟丝毫不亚于铁扇公主那把能熄灭火焰的宝扇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,我仍记得那些顶着蕉伞的雨天。细雨如丝,轻轻地粘在我的身上。那些雨丝恍如一条时间的线,一头连着故乡和童年,一头牵引着如今在外

工作的我,让我闲暇时忍不住陷入无边无际弓蕉雨的温暖中。

弓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,可它却长成了如树一般高大的体型。蕉叶柔软易折,貌似柔弱,实际上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,即使经历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,也仍会不卑不亢地挺拔着。

人们多半知道,香蕉原产于印度。早在汉代,我国便栽培弓蕉至今,已有数千年历史。弓蕉果肉松软呈黄白色,相传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由于吃了香蕉而获得智慧,故香蕉又被誉为“智慧之果”,这与唐人樊桐诗中的“甘蕉吐白莲”遥相呼应。弓蕉果实甜美、高钾,果胶丰富,有利于缓解抽筋、改善便秘、帮助睡眠等功效,但吃多了也容易上火。

前些日子,趁着休假,我还特意带娃去探游位于闽南一处十里蕉林,蕉林长势茂盛,层层叠叠的绿、深深浅浅的绿,延绵不绝的绿,浓淡相间,波浪般向远方漫卷,摇曳着大地上广阔的生机和活力,让人陷入绿色的海洋遐思中。

相传,唐人怀素年少时家贫,只好采集宽大的蕉叶作练字,日复一日,年复

一年,终成一代书法大家。状如怀素用蕉叶的励志故事,估计还有许多。历朝历代的诗歌散文书画中,也有不少关于弓蕉的描写。

上个月,我陪同接待一位侨领,虽然他离家几十年,但是他对于家乡的草木,如同他的挚友,娓娓道来,如数家珍,尤其是他谈到祖厝前后的弓蕉园,更是感慨万千。在他心里,乡间蕉树也是生活的好帮手,遮雨、包运农作物和水果、作为食物等,满满都是感恩的回忆。

久居小城高楼,房前屋后早没了蕉园,但五六个棱的弓蕉果实断少不了。倘若下乡,我总爱多看路边上的蕉园一眼,看蕉树骄傲生长着的样子,以及辛勤劳作的农人。此刻,时光仿佛慢了下来,生活也慢了下来。

偶尔外出,机缘巧合,刚好住在长满蕉树的民宿,刚好雨夜,我便彻夜放下手机,静静倾听窗外斜斜的雨,想起儿时的那片蕉园。蕉树在大地上生长,散发着浓郁清香。雨水击打蕉叶,声声入耳,使人逃离。故乡的田野,恍惚又在眼前了。



(CFP图)



作家笔下的黄昏

●我以白色爱恋你,以蓝色思念你,任黄昏空空如也的篮子,倒出它全部的星辰。
——海桑《我的身体里早已落叶纷飞》

●欢喜的人看见了黄昏的优美,苦痛的人看见了黄昏的凄凉,热恋的人在黄昏许下诺言,失意的人则在黄昏时看见了光明绝望的沉落。
——林清玄《愿你,归来仍是少年》

●麦穗托着夕阳,晚风吹卷起一串又一串细碎的光,叶子片片转身,翻出了黄昏。
——张嘉佳《云边有个小卖部》

●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,看天空为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。
——沈从文《边城》

●人约黄昏,偏偏不再少年路。
——林语堂《京华烟云》